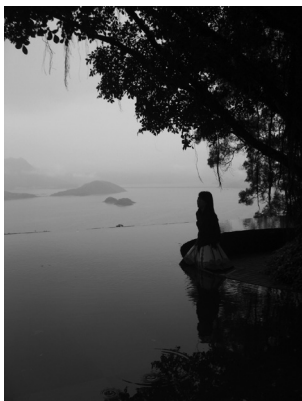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小說組季軍 林嘉敏



癸亥年端陽生。怕陌生人，喜虛張聲勢，並沉迷語音相近語義相反的語言錯配聯想遊戲。一直想當個聰慧寬厚的女孩，卻赫然發現報紙上25歲已是「女子」。雖然總在沉鬱中方能創作，依然冀望黑夜以後會有一線光明。現於某山頂從容面對水墨油畫書法電影裝置藝術的圍攻，閒時在天人合一池靜聽榕樹落葉漣漪。

又：鳴謝V君操刀拍攝。

## 天空之城

在K城，能當上資料庫管理員，是名譽和身份的象徵。每個K城的人都渴望自己（或自己的兒女）能夠當管理員。雖然所有人都知道，畢業時填寫的工作志願是白填的，但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把管理員填在「第一志願」的方格裏，然後冀盼哪怕只有零點零零零一個巴仙的可能性。徹底失敗之後，所有人就會轉向聯親這條路上，拼命把自己（或自己的兒女）跟管理員擠進婚姻裏，又或者擠進管理員的婚姻裏，總之無論如何，總想沾上點關係。

蔡先生可不是這麼想。

十年前，蔡先生以首名成績畢業後，如願以償地得到管理員的職位。然後，他就開始後悔。因為管理員的工作實在太沉悶了，不外乎是每天戴著面罩坐在那裏，跟人們聊兩句，給他們吃藥，等個把小時，然後將他們吐出來的記憶用罐頭裝好，封好，按次序放好。有時如果人們把想记住的記憶吐錯了，只要他隨時想要回，蔡先生就要找回那罐記憶，待他吃下，再待他吐出真的想忘記的記憶，再裝好，再封好，再放好。幸好，吐出來的記憶沒有臭味，外表還相當可愛，是個半透明、半液態的小球體，顏色因應記憶的喜怒哀樂而定，所以這還是跟在醫院處理排泄物有很大分別的。

為了從苦悶的工作過程中尋找樂趣，管理員之間大多流行一個陋習：偷看記憶。對於他們來說，這就像偷公司的萬字夾、圓珠筆、廁紙，在工作時間看色情網站、打私人長途電話，或者公司週年聚餐、節日抽獎一樣，是工作本身附帶的無形福利。要偷看，當然是選有看頭的來看，例如要求機密保管的記憶，又或者是某些明星棄置的記憶。

對了，說起明星，忘了說一件最重要的事。

K城奉行「全民皆星」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整個K城的市民都是明星，不管是演藝界的、法律界的、文化界的，甚至連街頭賣水果的都是明星。在這裏，沒有人會被人看不起，沒有人會迷失自己的定位，沒有人會被迫改變自己去迎合別人。每個人都是明星，每個人都是有用的。

K城之所以能實行「全民皆星」，就是因為K城的科學家發現了遺

傳密碼、T8反應蛋白、生辰八字和人格之間的永恆關係。只要出生時檢驗遺傳密碼第G302組，三歲時檢驗T8反應蛋白核實，再加上生辰八字的精密計算，就知道孩子最適合受甚麼訓練。該當軍人的就去學武術，該當廚師的就去學烹飪，這樣真不知節省多少拐彎路的時間。

不出所料，短短二十年，K城就像夏天清澄的夜空般布滿明星，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多名家、名科學家、名學者等等的超級城市。雖然這個政策被不少國家垢病，但當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樂貝貝獎得主在小小的K城出現（只有20歲，發現止戰之殤音頻），就再沒有人敢質疑「全民皆星」了。

抱歉扯遠了，說回我們的蔡先生吧。蔡先生跟其他人一樣，也會拿自己管理的記憶罐來看。不同的是，他沒有挑「有看頭」的。因為太受歡迎的明星，連記憶都有專人修飾整理，使其呈現最能賣座的面目（不管是假天真還是偽放縱）。何況，蔡先生也只是湊熱鬧，不想顯得不合群而已。偷窺會上癮，而且是犯法的，犯不著去拿機密的來看，隨便看些快要銷毀的過期記憶，也就罷了。

今天，蔡先生拿來看的，是「鄆哥」的記憶。蔡先生看一看日子，是十五年前的東西，因為擺放太久，過幾天就要銷毀了。這麼舊的東西，又是這麼「暗」的明星，拿來看，應該沒有關係吧？

#

## 鄆哥的記憶罐001

「我的名字是小蝦米」

她睜開眼睛，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張貼在書桌上方的紙。她瞪著那張紙，揉了揉雙眼，伸了個懶腰。「不行，這樣會離我想要的東西越來越遠的。」

門鈴響了。

「歡迎來到我的虛擬家居。」她按「允許」鈕開門，很機械化地唸出歡迎詞，連頭也不回，繼續低頭寫字。

「啊，原來真的是你。」

她聽見，就回了一句：「你是誰？」

客人在臉前用手揮了揮，五官輪廓慢慢清晰起來。她看看他，再看看他頭上的對話格格。

「柳夢梅」，她輕輕的唸著。

禮貌上，她也升起對話格格，顯示出「鄆哥」的字樣。她說，她覺得他很眼熟，但她應該不認識柳夢梅這種級數的明星。（快五百年了，《牡丹亭》還是風靡萬千，能當上男主角的不是超級明星是甚麼！）然後，她又低頭寫字。

客人沒有理會鄆哥的冷淡對待。他揮一揮右手，變出一張椅子，然後坐在她身邊，悠然自得地環顧屋裏的擺設。

「為甚麼這裏只是叫『我的虛擬家居』？擺設也簡單，這不能吸引甚麼人來吧？」他看著空蕩蕩的天花板，「何況，妳連臉也是模糊不清的，又沒有個人簡介。」

「我沒打算要人來，而且我也不想人知道我是誰。」

「但你貼了那張紙在書桌上。」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她警戒地抬頭，看著他的雙眼。

「因為這個，我才知道妳是妳嘛。」他微笑著。

「啊。」她指著他。

他走到窗前，看著夕陽，和遠處破落的古城牆。「為甚麼這裏的『窗戶設定』是夕陽？『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』嗎？妳不適合多愁善感，感覺比較像無病呻吟，有點難受。」

她走到他身旁，把窗簾放下，然後告訴他，有關黃昏的詩詞絕不止這一首，而且她是賣水果的，黃昏的氣氛會令人想回家。買水果這種事，只會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買，才不會嫌水果重。她問他，吃不吃水果，他說：「好呀。」

她走進開放式的廚房，選了個梨子，一邊切，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。她跟他道歉，自從五年前她被驗出最適合鄆哥，被分派到飲食文化藝術學校之後，就把過去的事都忘了大半。她還自嘲說，當你每天都是看著一大堆賣水果的鄆哥和一大堆做燒餅的武大郎時，就不會記得自己原來認識像柳夢梅這種才子。「沒有啦，我只是個有股傻勁的普通人

而已。」他哈哈大笑，「不過，看妳要用紙寫下我那句話，妳的記性也真是差了很多嘛！」

「切好了，吃吧。」她把盛著梨子的碟放上吧台。

「喂，還是要用這張面目模糊的臉對著我嗎？」

「反正我樣子也沒怎麼變。」叉子「叮」一聲的放在碟子旁。

「我還沒遇到我的杜麗娘，妳呢？」

「你來就是為了向我發射問號連環炮？這麼多問題你叫我怎樣問你？」她把碟子推到他面前，然後別過身，假裝在起勁地洗刀子。他津津有味的吃著。

她很想說，記性太好，老是記住不該記的東西，人才會痛苦。不過，這個話題不太適合這個氣氛，而且話題老早扯到不知哪裏去，再提這個會顯得自己太在乎。於是她緊抿著嘴唇，很仔細地抹乾刀子，然後掛好。

對話的節拍慢慢緩了下來，她就說，是不是有人找你？你忙你的去吧。他張開右手，看看浮在掌上的對話圈圈。

「再來找妳。」

「嗯。」她低著頭抹桌子。

### 此段記憶完

#

門鈴響起，趙女士馬上碎步走出廚房，替蔡先生開門。她知道蔡先生喜歡別人開門給他，然後很溫柔地跟他說「回來了嗎？辛苦了」，所以她每天都會這麼做。

——趙女士其實不姓趙，正如蔡先生其實也不姓蔡。只不過，既然K城的人，明星的身份已經遠遠越過一切血緣、地域、種族之類的關係（所以這裏不會有歧視和小圈子！），所以我們姑且用趙女士的角色「趙五娘」來稱呼她，這比較方便一點，也實際一點。

蔡先生看起來很累。他點了點頭，把公事袋放在趙女士的手上，就走進浴室。沒多久，浴室傳來嘩啦嘩啦的水聲。趙女士很滿足地回到廚

房，按下蒸魚的按鈕。蒸魚必須在蔡先生回來後才開始蒸，這樣當他洗澡出來，剛好就吃到熱騰騰、蒸得恰到好處的魚。蔡先生最愛就是吃魚，趙女士絕不會馬虎了事。

蔡先生無疑是個百裏挑一的男人。首名畢業，高薪厚職，而且挺拔軒昂，進退得宜。能嫁給他，還有甚麼好挑剔呢？雖然這種狀元級的人才，總免不了鶯鶯燕燕的糾纏（多半是高層的千金），但既然這是必然發生的事，只要看開了，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。

蔡先生很年輕就跟趙女士結了婚，因為蔡先生認為，既然認定了，倒不如早點結婚，省得分心。當然，這麼優秀的蔡先生，又是獨子，早寡的媽媽自然認為所有女人都配當她兒子的妻子，何況趙女士還比蔡先生稍長。婚後一兩年，蔡先生都在外地留學，有幾次趙女士真的以為自己熬不下去了。不過，她知道，這種日子不會太長。果然，有一天媽媽如常惡毒地挑剔趙女士的廚藝、人品以至髮型，一怒之下竟被自己口中「不是人吃的飯」噎死。從此，趙女士就真正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。

趙女士有個兒子，今年五歲。趙女士喜歡彈琵琶，但兒子生下來就被驗出是呂布，因此她就讓孩子棄文習武。孩子會按次序吃教育機關提供的藥，進入集體虛擬記憶裏，在不同環境中學習武術和戰略。這有點像以前的線上遊戲，但逼真多了。孩子作錯決定，跌倒了、中箭了，真的會感到痛楚，所以每天只能上三小時的課。多上，政府會檢控的。

晚餐煮好了，蔡先生、趙女士和呂小朋友坐在桌前，沉默地吃著。蔡先生整天對著別人的記憶，不是不想說就是不能說，所以只是專心吃飯；而呂小朋友剛剛被那匹赤兔馬擺了一道，心情非常鬱悶，也不想說話。

趙女士很想安慰兒子，就跟他說，赤兔馬總會給你馴服的，你是呂布嘛！她剛想說，「女人才麻煩！只要美女一發嘜功，你就一定受不了」，又覺得孩子還不用知道這種事，就很狼狽地自行打斷話題。為了掩飾，她就自個自地說，從前因為沒有「全民皆星」，所以父母們都逼孩子上不同的興趣班，試圖找出他們的潛能。最後，很多人被逼承認其實孩子是沒有甚麼潛能，即使有，也「潛」得很深，由於時間浪費得一乾二淨，結果沒能挖出來。趙女士本來想說，其實呂小朋友比自己幸福多了，但桌上的氣氛反而變得更僵。

「真的很好吃。有甜品嗎？」蔡先生抬起頭，看著趙女士。

「嗯，有，我拿出來吧。」趙女士的心情馬上就好過來，連忙跑進廚房。

#

## 鄆哥的記憶罐005

(開門聲)

「又在寫東西？」

她沒有回頭，只是指了指，變出一張單人沙發，然後繼續埋頭苦幹。

他雙手放在扶手上，雙腿盡情伸展，整個人彷彿陷進沙發裏。他問，為甚麼門沒有鎖上？她說，因為只有你會來，省得按鈕。他看了看沙發，又問，為甚麼是湛藍色的？她說，不喜歡就自己弄。

「不會呀，湛藍色是我最『飛花佛』的顏色。」他拍拍扶手，手指順著沙發的紋理撫摸著。

「我是不是要笑的？」她眉頭一揚。

「喂，妳呀，整天不務正業。哪有人會記得妳是明星？」

「跟鳳梨搞緋聞？為洋蔥流下後悔的眼淚？還是大爆原來阿橙是凸肚臍？」她一臉厭惡，「這種東西誰要看？」

「人人都是這麼做的呀。」

「說謊是不對的。」

「又沒人抓妳。何況你情我願，誰也沒有傷害誰。」

「『罪不及眾』荒天下之大謬。」

他探頭想看她在寫甚麼，她索性把紙「隱藏」起來。

「妳不適合當才女啦！才女孤高自恃，嫁不出去的。」

「請不用先冤枉我是才女，再用『裝才女』來冤枉我。況且，我沒打算嫁人，不存在『嫁不出去』這個問題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唉，你有完沒完？」她轉身看著他，「要吃甚麼？」

「橙子。」他想了想，又笑道：「想當作家？」

「鄆哥寫的東西，不會有人買來看的。」

「怕忘記？」

「也不。」她仔細地抹著刀子。

「那是為了甚麼？」

她看著一個個橙子，心裏計算著問題的重量。她拿起一個橙子，感到它很沉，應該是個又大又多汁的橙子。橙皮凹凸凸凸的，很醜，但很容易剝皮，也甜。

「你說的才女，我是沒能高攀，也沒興趣。」她把橙子一分為八，在每瓣的角上割一刀，方便剝皮，「聰明，但也多半刻毒，所以沒有福氣。」

他坐到開放式廚房的吧桌邊，興致勃勃地看著她切橙子。

「我想說的是……」她把碟子推給他，自己也挑了一瓣，咬了一口，「……應該這麼說，因為太聰明了，把世事和人都細細地分類，遇到甚麼事就應該怎樣應對，男人總是怎樣，女人總是怎樣……太相信自己，這樣不好。就像一條河，細細地分給不同的魚居住，相安無事了，水就不會流動了。」

「那妳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……我想做一個既聰明、又寬厚的人，寫些令人幸福的東西。我很想我愛的人幸福。」她一口氣把話說了出來，別過了身，在水龍頭下洗著刀子。

「寬厚？不記仇嗎？」

「不是這個意思。別說是仇恨，就算是喜歡的，所有『刻骨銘心』的，」她轉身，雙手放在太陽穴旁，比了個雙引號的手勢，「最終都會被遺忘。你以為一輩子都會記得的人和事，最後會怎麼想也想不起來。」

「怪不得要寫這張紙。」他指著書桌上方的紙，促狹地笑著。



她本來想說，我只是想記住自己不是叫鄆哥而已，這跟你其實沒有太大關係。但這種話沒有任何實質的溝通作用，於是她把碟子收過來，然後說：「我要睡了。」

### 此段記憶完

#

蔡先生摸一摸公事包，發現又不自覺地拿了一罐回家。

蔡先生不明白，自己為何會上癮，或者應該說，他不明白為甚麼這種記憶需要被放棄。一般人不想記得的，不是生離死別的痛苦經歷，就是一些失敗、出醜的往事。不過，這些記憶只是兩人在網上虛擬家居中的片段，某些片段特別是她自己說過的，還因為時間太久而模糊了。由於柳夢梅的片段比較清晰，蔡先生起初推斷，她應該是暗戀柳夢梅的，後來因為受傷害了，所以就索性放棄這些記憶。但看著看著（他竟然追看了30罐！），又覺得不太像。一來，永遠是柳夢梅找上門，說是他暗戀還像話一點。二來，二人的相處一直維持在聊天和吃水果的程度，也沒有甚麼好難堪的。然後，細心的蔡先生發現，幾乎全部「機密」的蓋印，都是紫色的，也就是說，這些記憶不是由客人自定為機密，而是由政府鑑定的。

蔡先生向來是個規行矩步的人，因為他知道，這在K城就意味著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東西。他甚至不介意去順應某些約定俗成的陋習，去討好某些有權力的人，或者跟某些女子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。所以，他實在不明白，起初只是湊熱鬧去看記憶罐，自己怎麼竟會上了癮，甚至開始越軌，調查有關「她」的東西。（他也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不再稱呼她為鄆哥）

鄆哥實在是個太「暗」的明星，調查「他」太引人注目，資料也很難找，找得到也不一定準確。安全起見，蔡先生決定由那個柳夢梅身上入手。

——在K城，柳夢梅全是才貌雙全的狀元級人馬。官途亨通、前程錦繡自不在話下，溫柔深情、勇敢專一的個性更是所有女性的理想男朋友、丈夫甚至女婿。有關「他們」的資料，自然是易最找、最齊全的。

其實調查柳夢梅也只是相對安全而已。蔡先生雖然也是狀元級的人

物，但因為《琵琶記》裏說，蔡伯喈中狀元後，就另娶宰相千金牛氏，他自然沒有甘為杜麗娘出生入死的柳夢梅受歡迎。身為蔡伯喈的蔡先生，卻去柳夢梅資料館，被人當作間諜，是可想而知的。蔡先生咬咬牙，點擊進去。

不出所料，館裏幾乎沒有來學習的柳夢梅，而是充滿對著海報雙眼發直的懷春少女、堅信遺傳密碼被錯驗的女子，或是帶同女兒以提高擇偶水準的母親。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懷疑眼光緊盯著蔡先生。蔡先生感到非常尷尬，只好左閃右避，找個角落，飛快地翻查到底那個柳夢梅是誰。幾經辛苦，終於找到了，蔡先生便馬上點擊進入他的虛擬家居，想找他問問。結果，卻發現他還是用十五年前的臉孔來見人，還是喜歡問問題，喜歡抱怨自己懷才不遇，但以前的事卻一問三不知。蔡先生幾乎氣得個半死，只好放棄。

蔡先生再翻查自己唸書時的記憶，找到了一小段有關鄆哥的資料。

——雖然蔡先生屬於蔡伯喈，但所有K城學生都要上基礎班，認識所有分工和角色，以提高文化素質，以免淪為依樣畫葫蘆的機器明星。

「《義俠記》中，雖然鄆哥看來不重要，其實是很重要的。鄆哥跟武大郎是鄰居，是個賣水果的孩子。在〈遊街〉裏，武大郎知道弟弟武松當了打虎英雄，得意忘形地耍起矮子拳，鄆哥要負責嘲笑他，說他耍的是狗屎拳，渲染他的可憐、可悲。最重要的是，西門慶毒殺武大郎一事，是鄆哥揭破的，帶出整個故事的高潮。」

「可見，每個人都是重要的。」老師總結，「所以，只需做回自己。」

於是，蔡先生就覺得小蝦米有點口是心非。她說過，雖然，自己註定要成為比較暗的明星，但也沒相干。畢竟，鄆哥沒有甚麼情慾糾紛，唱詞和念白也沒有甚麼難度，更不用像武大郎一樣彎著膝蓋練矮子功，這正是自己喜歡過的生活。不過，蔡先生認為，小蝦米不可能會喜歡這個角色。她看來這麼敏感，要面對這種醜惡的事，要成為揭破真相的人，還要再三重演，她一定會受傷害的。何況，賣水果的窮孩子不可能太胖，要整天都很神經質地保持纖瘦，這也一定會傷害她。

蔡先生整天都在想著這些事，雖然他不但不認識她，連她的樣子都還未看清。

#

【寄生草】怕奏陽關曲，生寒渭水都，是江幹桃葉渡波渡，汀洲草碧粘雲漬，這河橋柳色迎風訴，這柳呵，纖腰倩作縮人絲，可笑他自家飛絮渾難住。

在水磨糯米粉山挖個洞，倒進水，小心的和，用力的搓，粉團才會格外柔韌黏牙。一小粒粉團包著一小粒芝麻蓉，像帶太陽味道的白襁褓裹著初生嬰孩，輕輕的包，一絲風都鑽不進去。搓湯圓，不用力的話不會圓；太用力的話，白不是白，黑不是黑，就算看起來還是一粒湯圓，也是吃也不必吃。

蔡先生在書房，趙女士在廚房。她搓著湯圓，不自覺哼的卻是《紫釵記》的曲。

310

趙女士不是不明白，把所有希望和感情都放在另一個人身上，太過用力，是一件多麼不應該的事。自己都信不過了，還要全心相信另一個人？唱了這麼多年的戲，再笨也不會不明白。蔡伯喈先娶趙五娘，後娶丞相之女牛氏，說是被逼，卻也沒有怎樣抵死反抗。見霍小玉之前，李益還有餘情調戲媒人鮑四娘，幾乎就想「親身」謝媒。翌日清晨，她想的是日後難再見，他卻在回味昨宵雲雨。《牡丹亭》所以動人，就在於那種不屬於人間的非你不愛，回到人間時依然能生死相許。世界這麼大，本來就沒有誰非活在誰的身旁不可。本來就不認識、也不屬於對方，在這之前還是好好的活著，不見得之後就不能繼續好好的活。

甚麼都是習慣。

有時她也會懷疑，這算不算一種自我實現。例如，因為她太逆來順受，媽媽才一氣之下噎死，「實現」了趙五娘家姑橫死的命運。如果她反抗，也許媽媽就能理直氣壯地討厭她到底，老而彌堅。又或者，如果她不是把他當作生命中的一切，現在就不會除了他就一無所有，只得用「不聞不問」來愛他。如果她不是故意不聞不問，他就不會完全不打算跟她澄清那些鶯鶯燕燕；而這種孤獨，又令她繼續病態地把他的笑容和沉默當作生命的重心。

沒有他，她就連一粒湯圓也搓不好。

為甚麼，兩個人之間，可以這麼寂寞？就算多麼親密，還是這麼寂寞。即使將記憶放進罐中，讓你身歷其境，我也彷彿被困在身體裏，聲嘶力竭，你也聽不懂。你遇到的事，能說的也不可能全部告訴我，我又何嘗不是呢？不是不想說，而是有些事已經記不起了，但餘毒依然每天暗暗發作，我可以怎麼辦？

如果，我和你的心的中間有一條管子，讓你的心情能直接流進我的心房，那該有多好？

趙女士忽然感到一陣心絞痛。她緊抓著領子，無力地蹲在地上。

#

蔡先生走進廚房想幫忙，發現趙女士站不起來。他很著急，她說，也許是太累了，老毛病又發作。他要扶她回到睡房休息，她說要照顧兒子。他說，我來吧。

蔡先生看著呂小朋友，見他一臉不安，就問他甚麼事。呂小朋友說，他今天做了壞事，不開心，還很害怕地摸了摸胸口。

「今天做了甚麼壞事？」蔡先生逗著呂小朋友。

「我偷偷看到老師的書。他那一本是舊的，很舊，跟我們的不一樣。」呂小朋友在袋裏抽出一張皺兮兮的紙，遞給爸爸，「我沒看過，覺得很有趣，就拿來看，忽然就撕破了。」

蔡先生看了看，臉色一變。

「看過了？」

「看了，看不懂。但心裏很害怕。」呂小朋友翹起小嘴，差點要哭了。「老師一定會罰我的。」

「別看了。媽媽不舒服，去抱抱媽媽吧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#

以下附註資料，老師應照學生程度決定，非必要時不必解說。

### 立體罐頭（已淘汰）

歷史背景：為了實施「全民皆星」，興建很多大劇院和學校，不必要的建築就要被拆卸。明星不能忘本，不然就沒有星味，沒有內涵，演技也不會有生命。所以有必要保留被拆卸的建築。

功能：保留了建築物的外觀和內部結構，拍攝時的空氣質感、人潮的觸感、風穿過窗子的聲音，連垃圾箱的氣味都完美地保留下來。

淘汰原因：每有一幢建築物被拆卸，就有罐頭免費送到每個 K 城家庭中。後被指浪費資源，故不再製造。

附註：雖然慢慢被人厭倦，但畢竟，歷史是完美地保留下來了。

### 記憶罐頭

功能：由立體罐頭發展出來，可以隨時記起或忘記任何東西，或能在短時間內吸收大量知識。

歷史背景：當一個明星，必須牢牢記住自己扮演的角色、唱白、做手、步法和行當，還要小心保持體態（大家閨秀要削肩細腰，閻王判官就要虎背熊腰）。

「全民皆星」初期，由於壓力太大，K 城曾發生幾次自殺潮，每天平均有上百宗的自殺案。為了解決問題，K 城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去開發大腦記憶系統的研究。最後，科學家們發明了一種藥，只要在吃藥前想著自己不想要的記憶，再吃藥，過一會兒就可以吐出那些記憶。

這個發明把 K 城所有的情緒病患者都治好，大大減低了自殺率（下段被撕破，文字不清）

#

蔡先生看看記憶罐，發現還有兩天便要銷毀。

沒有時間了。

還是看吧？

#

鄆哥的記憶罐 035（機密）

「我，向來是個很懦弱的人。」她靠著牆，坐在地上，雙手合什，放在嘴前。「尤其是對自己喜歡的，我就特別懦弱，不敢走近。」

「對我來說，『喜歡』總是令我很痛苦。這未嘗不是一件悲哀的事，尤其是，愛應該是很美好的東西……」

「後來我想，就是因為渴慕不該渴慕的東西，才會這麼痛苦。」

她說完了這些，就抱著膝頭，像蝦米般蜷作一團。她知道，也許陪自己坐在旁邊的他不介意借出肩膀，但又何必呢？

「我一直都很擔心你，很擔心你。」她抬頭，緊絞著十指。「後來我才知道，你根本從來都沒有變過，你還是這樣的無情。」

「這只是自我保護罷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我說，我擔心你，根本就是多餘的。」

「不然該怎樣？人不可能每件事都用真心面對的。我演〈幽媾〉，難道妳就要我真心去接受素未謀面的女子投懷送抱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東西，不就好了嗎？快樂只是花紅，不一定要有的。」

「但那些所謂的『適當』，是誰訂的？他們有權訂嗎？真的是性格決定命運嗎？如果潘金蓮註定被西門慶勾引，西門慶註定要毒殺武大郎，那麼我們為甚麼要有法律？」

「妳老是用妳自己喜歡的方式詮釋這個世界，那是一定不會快樂的！」

「我快不快樂，關你甚麼事？」

「妳成熟點好不好？」

「為甚麼要我成熟？我受傷了，就是受傷了。為甚麼我因為受傷而流淚，反而是我的錯，是因為我不成熟，才令自己受傷呢？為甚麼要我去接受這些不合理的事情？為甚麼不去譴責真正錯的人，要一些對的人去適應一些錯的事？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正常，為甚麼反而是我錯了呢？」

「妳...冷靜一點……」他想伸手輕輕扶著她。

「不！這不是對的，這一切都不是對的！」她大叫，扯著頭髮，「

我只知道，如果一切都是註定的，就實在太殘忍了。天地都這麼美麗，我不相信上天就這麼沒有人性，要令人這麼痛苦！」

「冷靜一點！妳看看妳的樣子，看！」他把她拉到鏡子前，「這樣好看嗎？好看嗎？」

「我不看！我不看！我不知道！」她大吼大哭。

「好了好了，別哭了。去睡，睡醒就沒事了，好不好？」他緊緊地抱著她。

她全身的力氣用盡，就沉沉地睡去了。

( 隱約間，門鈴響了 )

所有記憶完。

病人資料：「全民皆星」初期被錯驗身份，後被更正。

現為趙五娘，正確地嫁蔡伯喈為妻，育有一子。

記憶已被修正，但因記憶區過度受損，無法完全上鎖，需定期覆診。

療程為期十五年，已完成。

#

「妳說，」蔡先生問，「如果鄆哥愛上柳夢梅，這會是甚麼原因？」

「這不可能吧？」趙女士愛憐地看著睡在兩人中間的呂小朋友。孩子睡得很沉，長長的睫毛在顫動，她輕輕拍著孩子的背。

「也只是隨便聊聊。」蔡先生按了按鈕，窗外的黑夜慢慢變成黃昏。他輕輕摟著她的肩膀，她輕輕把頭倚在他的頸間，看著窗外。

「也許，是寂寞吧？」

「我也覺得是，所以才想借他的眼睛，看看另一個世界。」

「也可能是因為以為他很寂寞。」她搓著雙手，搜索著用詞，「柳夢梅這麼單純和勇敢，每個人卻只看他的狀元頭銜和外貌。就算是喜歡他的深情，也只是覺得這麼溫柔體貼的人，一定會對自己很好而已。」

「我想，妳說得對。」他想了想，「對，妳說得很對。」

「又或者是大家都很寂寞，所以想找到救贖，想對方帶自己『離開』。不過，應該不成吧？這個組合，總有點空洞的感覺。」

他的手，感到她在打著冷顫。

「這天氣，冷得人都有點發傻，說了一堆無聊話。」她瞄了他一眼，笑了一笑，「最近都在想無聊事，心情不穩，連湯圓都做不好了。我想明天要去一去資料庫。」

「不，妳不要去了。」

趙女士看著蔡先生。

「我們離開這裏吧。」蔡先生慢慢地說。

「為甚麼？工作不順利嗎？」

「因為，這樣我就不是蔡伯喈，妳也不用當趙五娘了。」

「趙五娘有甚麼不好嗎？她聰明，又寬厚……」

「那是不聞不問，不是寬厚。」

聽過那個故事嗎？

老皇帝六十大壽，十六皇子送的壽禮被人換成一隻死鷹。老皇帝打開禮盒，氣得當場暈了，事後卻沒有追究。於是所有人都說，這種事都不追究，寵成這個樣子，將來的天子非十六皇子莫屬了。

其實，老皇帝如果真的要讓十六皇子繼位，怎會不徹查此事？他絕不會讓自己的繼承人不清不白地登位。」

蔡先生深深看著趙女士。

「趙五娘那種不是寬厚，她只是在陷人於不義。」

「你說的話好奇怪，我不聽了。」她推開他，想站起來。

「妳甘心不聞不問，我倒不情願被人冤枉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。」

「妳不是說，妳要當一個既聰明、又寬厚的人嗎？妳不是說，要寫令人幸福的東西嗎？妳不是說，要令自己愛的人幸福嗎？」



「別說了，我頭很痛……」她按著太陽穴，露出痛苦的神情。「我不想知道這些……」

「那個黃昏的含意，我猜出來了。是《揚州慢》對不對？」

她停止了掙扎，忽然掉下淚來。

「漸黃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『空城』，嘿。」他輕輕說，「妳討厭這裏，我就要帶妳走。」

「我們走不成的。」她語氣透著絕望。

「走不成也得走。」

「但我們又可以逃到哪裏去？」

門鈴忽然響了。



## 得獎感言

很高興能在母校再次得到文學創作上的鼓勵，並在25歲之前衝擊三甲成功。

人和事在城市中的流動和遺失，大抵是我近年最迷戀的迷思。尤其在這個城市，總要在假意挽留的同時迅速消化（消滅）令人不安的事實，我就總是無法遏止心中的憤怒和哀傷。當所有事都被迅速物化，「獅子山下精神」再也無法催眠我們，我們有鋪天蓋地的殲體纖體／被迫進修，為眾生消災解難。肢體經過徒手熱能塑形，呈現不可思議的扭曲和蠕動，再加上像八通達般不停自我增值，幸福於是唾手可得。隱約想來，應是那句「減七鬼嘢肥冇妳又唔係明星」，令我有所領悟。但我這個連一條合身的褲子也常常找不到的人，哪有能力反抗？當再三被勸諭做人要上進努力，多點證書少點脂肪，走投無路之下，我選擇建造一個遍地明星的「快樂」城市，打開那個世界，把怒氣和眼淚小心地收好。

以前總害怕作品會過分暴露自己的想法，慢慢就發覺，它們縱然青澀稚嫩，我還是再三慶幸，在還懂得為「小事」憤怒、哀傷、欣喜時，我鼓起最大的勇氣把當時最真實的情感保存下來。我很害怕，某一天我將不再為這個世界的不正常而憤怒，不再為花兒的綻放而驚喜，反變成一個把世事和人仔細分類、自以為是、說話尖酸刻薄的「才子／才女」。那時，我將會鄙視今天的我，忘記平凡和寵愛別人有多麼幸福，並摒棄一切的包容。

謝謝評審們欣賞《天空之城》，雖然，我並不十分喜歡這個故事。我喜歡鄺哥，喜歡趙女士，喜歡勇敢的蔡先生，甚至也喜歡懦弱的柳夢梅，但我用盡全力，也無法為他們留下一線光明。在那個把人完全物化的世界，死亡並不可怕，最可怕的，是那股怒氣和勇氣漸漸隨著時間而流失。我們的世界，有朝一日會變成這樣嗎？如果真有那麼一天，也許「從世人中被移走」也算是好結局。但我還是堅信，天地這麼美麗，設

計那麼精妙，必然有位智慧而關心人的造物主存在，而他絕不會任由人摧毀自己和這個世界。

村上春樹在撰寫長篇小說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時，以長跑來鍛鍊意志，因為寫作最需要的不是靈感，而是高度的集中力、耐力和體力。身體一向不好，每當創作時，那種廢寢忘餐的勁兒足夠令媽媽擔心得難以承受。《天空之城》只是我一直很想寫出來的故事的其中一小部份，一萬字已經這樣，再長一點真的會要了小命。謝謝爸媽和小弟，教我寫小說的老師，跟我聊天的老師，還有每次一有新小說就顯出一臉期待的好朋友。謝謝你們一路走來的寵愛，讓我能繼續當那個率性的小女孩。

## 評審評語：

### 李銳

這是一篇豐滿生動的小說，語言簡潔有力，有股奪人的灑脫之氣。一個本來屬於城市建設的“公共話題”，卻在作者的筆下獲得了獨特豐富的文學意味。故事曲折引人，以一隻貓的命運折射出現代大都市對自由生命的侵害和剝奪。心高氣傲、自由無羈的貓王“猴三兒”終被扼殺在鋼筋水泥的世界中，一個生機勃勃的動物世界終於崩毀於人的侵佔，這一切讀來令人動情尤深。

### 閻連科

《天空之城》寫得簡潔、明快、奇幻，剛一開篇，就緊緊地抓住了我的閱讀。作者對K城的虛構，對K城人「全民皆星」的想像和描述，實在令人意外，令人在閱讀中微笑並感受一種藝術的新奇。說到底，文學是一種虛構和想像；說到底，文學不能單純的以還原生活為目的；說到底，文學更需要一種創造和個性的寫作。《天空之城》的作者寫得自我、個性而又自由。他寫了「我的生活」，創造了「我們這一代的某種想像」，不拘泥於別人的寫作經驗，不拘泥於傳統和經典的約束，其中作者對「時間」和「記憶」的認識，雖然讓我聯想到他們和卡通文化的關係，但也許，這也正是她們與我們的不同。正說明他們不光從生活、觀念、行為，而且從文學上，他們就是他們，而不是我們。一代人的寫作，汲取上一代、幾代人的營養，汲取傳統文化的滋補是必然的，但這種汲取，往往會束縛自己的創造和打破傳統的勇氣。而《天空之城》突破了這一點，甚或一從寫作開始，就擺脫了這一點，就沒有去思考這一點。無論如何，文學需要創造，哪怕是一種失敗的創造，也應該得到尊重和肯定。沒有創造，就沒有未來。文學亦是如此。